

韋燕章著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李任仁繪圖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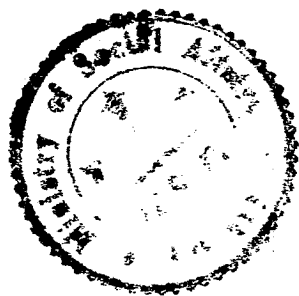
MG
I25
166
2

05798

Folk
4090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一名劫後還鄉記)



3 2173 1354 7

地方級後的情況

民族壯烈的精神

點滴書末

歷久如繪

李任仁題

呂序

自倭寇內犯，桂南邕龍各區淪陷最後，亦收復最先。劫後情形，據官書及報端所載，固已略知梗概。韋女士燕章，於敵退之初，即馳赴南寧，從事調查。歷半月時間，舉所見聞，一一筆之於篇，名爲「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敘述明確，詳人所略，而於南寧民衆熱烈抗敵之情緒，與匹夫匹婦慷慨赴義之事蹟，尤闡發靡遺；足以勵當世而供史料，可貴也。讀此，益知此次敵軍全面潰退，雖原因不一，而我桂南人民，無論直接間接均予以重大之打擊，實迫之使然。此種抵抗異族侵略之精神，無非先代民族英雄——蘇忠勇（事載宋史紀事本末）馮萃亭蘇子熙劉淵亭（事見清末中法之役）諸公，壯烈英風，感召而至，初無俟於勉強者，非偶然也。爰爲之序，以介讀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元旦陸川呂一夔序於廣西省臨時參議會

邱序

我桂南十八縣民衆，於敵軍壓境的時候，作光榮的撤退，竟達二百餘萬人。邕寧一縣，全人口僅四十五萬，而數日之間，陸續退出的至三十九萬餘。南寧市人口逾八萬，除老弱殘廢二百餘人，被法國牧師收容於天主堂外，全城幾無一人，留爲敵用，以這樣廣大的羣衆，這樣悲壯的事實，在世界的民族鬥爭史上，恐怕只有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和唐時突厥的舉族西徙，差可比擬吧。

然而拿破崙入據莫斯科，爲時不過三月，莫斯科的空城，由俄軍之舉火自焚所致，是則時間之久暫，事勢之難易，與自動被動之差別，似未可與我桂南同日而語。突厥之西徙，一去不能復返，且爲游牧民族之特性，似又未可與我相提並論。那麼這次的桂南，在歷史上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廿八年冬，我在南寧淪陷後的二十天，出巡邕隆龍色一帶，在這迢迢千里的長途中，幾無日不與千百成羣的義胞接觸。廿九年冬在南寧收復後的一個月，我又出巡邕龍綏上一帶，在百十城鎮的敗瓦頽垣下，與成千累萬的義胞談話，我從未聽過一個人，對我說過半句希望不再打仗，和歎息財產燬滅、骨肉死亡的話；雖然個個都一樣是鳩形鵠面在飢寒疫癘，風餐露宿中，掙扎出來的人；然而仍然很昂奮地，很自然地，唱着「中國不會亡」的歌曲，來接受我的撫慰，有時竟使我像觸電似的，嗚咽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在前年出巡的時候，常在距離前線僅僅一二十里的後方，見過十數萬破路的民工，受鄉村長率領着，在飛機大炮威脅下從事破路。又見過十數位縣長，憑着一副電話機，日夜調動了千千萬萬的鐵肩隊，從事運輸。到了去年出巡，情況雖然大大差異了，然而無論到了任何殘破到一所屋宇都沒有了的鄉村，基層的機構，都老早恢復了，甚至敵軍才退去四天的上金，莊丁們便出來放哨守卡，維持

戰後的秩序了，在這樣呼吸存亡之間，創鉅痛深之後，他們並不會稍自寬假，絲毫懈怠，而忘了他們的崗位和責任，像這樣的民族精神，國民志氣，我們可曾在那部歷史裏發見過呢。

在南寧淪陷之初，我們曾聽到不少的批評，認為民團訓練，民衆組織的不濟事，甚至懷疑到訓練組織的並非事實；他們的錯誤，在期望訓練組織了的民衆，去「以挺與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同時他們以為看到軍事的一進一退，便是兩國勝敗的歸屬，他們對於民衆潛藏着的壓力，和政治圍繞着的攻勢，的確太忽視了。

我老早便想將我年來心中所感觸，耳目所見聞的，寫了出來，以介紹這次桂南民衆的英勇姿態於海內外讀者，但因事務紛繁，未能着手，恰好邕寧韋燕章女士，她已寫成了一部「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的稿子，拿來要我作序了。我一氣讀了兩三遍，我所見所聞，所感，所要說的，大半都被她寫了出來；雖然其中

所說的，僅限於邕寧一縣，但已比我所知道的，更豐富，更深刻，更具體，而可以代表整個的桂南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喜啊。

在我未曾拜讀她的大作以前，已經知道她是一個愛國詩人了，在蘆溝橋抗戰的那一年，她便以「八百壯士歌」見稱於南湖的文壇，這回我見到她的篇幅較多的作品，雖然還是第一次，但她那熱烈，真摯的作風，已夠給人傾倒了。

我雖然在文藝上沒有什麼好而恰當的術語來替她在序文裏介紹和批評，然而我讀到她那「街頭巡禮」「模範四村」「民間第五縱隊」諸篇，覺得她是以寫實派的姿態，諷刺家的格調，運用着中國詩歌戲劇的詞筆，來描寫這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使讀者於無數奇警的逆語，幽默的情態中，得着輕快，生動，沉痛，悲壯等等的快感，而於不知不覺中，認識整個民族，地方，社會。歷史的特性和背景，如同使我們讀了荷馬的「依利亞特」和奧迭西等詩歌，莎士比亞的「奧舍羅」「李亞王」等戲曲一樣，那麼她不僅成功了第一次收復名城的第一篇作品，也許

8
是民國三十年廣西第一篇成功的作品啊。

看吧！我們收復第二第三以至無數的名城，快要到來了。我希望韋女士以至其他的作家，不要吝惜已經成功的藝術，來描寫這將要來臨的第二第三以至無數的收復名城吧。我拋甄引玉地替她寫起了這篇序文。權當我對國家民族和作家們前途的預祝。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九日邱昌渭謹識

題燕章劫後還鄉記

區文雄

蝦夷翻海濤，狡焉窺吾圍；長驅襲桂南，邕州淪醜虜。嗟我忠義民，不屈與賊伍；壯者空室出，結隊連軍旅；流離餘孱耄，亦可寄心膂。疇非軒轅冑？而忘復疆宇！游擊助圍攻，蹙敵無寧處；一朝邕龍潰，終克揚我武。捷音灑水聞，笑顏逐眉舞。燕章熱烈腸，歸心凌險阻；驅車吊峴崙，遺壘葬叢莽；渺渺田園荒，離離歌禾黍；竭來成一編；燕城劫後鉞。可歌可泣人，商聲雜宮羽；或手刃賊頭，中夜入賊所；八尺魚網罟，殺敵復誰侮，多士挺人豪，弱質堪憐取；縱身綠波中，哀哀何氏女。紀實事歷歷，寫生筆栩栩。如展流民圖；如聞遼鶴語。我亦懷故鄉，兩陷成焦土；未能屬毫端，南望空延佇。曾聞匡復功，亡秦有三戶。願如我桂人，羞認賊作父；漢賊不兩立，臨難勿首鼠；庶恢大漢聲，收京待一舉。持此勵同仇，相期懲在莠。

題韋燕章女士劫後還鄉記絕句十四首次其還鄉

卽事韻

君自榕城返故鄉，如斯血債幾時償？傷心劫火痕猶在，家破惟期國不亡。
一路農田長草萊，戰時屍骨慘成堆；驅車直過岷崙上，定憶將軍躍馬來。
敵退邕城始有官，嗷鴻未集尙驚寒。歸家共歎無家苦，欲繪流民落筆難。
誰教醜虜望風逃，士氣民心亦足豪；不肯低頭降賊壘，况聞賊至更提刀。
倭燄侵人古所無，空城遠避恥爲奴。獨憐邕水滔滔去，恨事長留何大姑。
鄉關雲樹竟何如，欲覽春光柳未舒；行到深山窮谷處，斜陽村落半爲墟。
父老清晨曝日暄，競將往事對君言；鰥名魚網驚牽賊，不敢重來擾故園。
與賊相持近一年，卻從八尺警烽煙。不圖軌里連鄉法，抗敵功高已赫然。

忍看遺黎菜色青，還鄉路遠總伶俜。誰同猿鶴蟲沙劫，一夢遊仙不復醒。
奪來胡馬百餘頭，夜靜更深月滿樓；壯士緣何無上賞，不明功罪使人憂。
紳耆罵賊一聲聲，矢志攘夷大義明；性命身家都不顧，最憎鐵騎太橫行。
讀未終篇心已酸，邕江慘劇入毫端；他年戰史如搜採，此記還應仔細看。
一年之計始於春，劫後關心播種人；黃犢一犁何處覓，歸來隴畝幾經旬。
尚有生花筆一枝，和君佳句未爲遲。亡羊不患牢難補，但願人人畏四知。

岑溪陳樹勳題於省參議會

題詩

何大姑

蔡紱秋甫稿

難全忠孝恨如何！薄命紅顏付綠波。
纖手若將敵酋刺，流芳豈讓費宮娥。

讀燕章詞長還鄉卽事絕句

前人

劫後還鄉感慨深，蕭條景物悵登臨。
歸裝滿載傷心句，客館愁聞灑淚吟；
豈水重逢徒可羨，羊城回顧轉難禁；
去何飄忽來何速，詞客情懷詩裏尋。

前題

林耿凡

浩劫年來百丈深，家山回復強登臨，
一人一事殷勤問，千恨千愁仔細吟；
月到層樓無限意，江流百轉宛難禁。
新詞漫向階前讀，敗郭殘垣亦可尋。

自序

因為我的始祖是狄武襄宣撫廣南時從征諸將之一，所以我從小對於「崑崙關」的印象就很深，而我研究「歷史」的興趣，也是在每年「元宵節」我們家裏那隆重的「祀祖」儀式中發生的。記得是在我五歲的那一年吧？我曾一度跟着父親從北平回到南寧來。每逢走過城隍廟那一個大石塚的時候，父親必定帶我進廟裏很恭敬的向那供着的神像行禮；我覺得很奇怪，便問：「廟裏的神是誰？這堆石頭裏有什麼東西？您為什麼這樣尊敬他？」父親告訴我：「這廟裏的神，是宋時的忠臣蘇忠勇公。這石塚，是他一家人同日殉難藏屍的地方。你不要當作一般迷信的廟貌看待。」到我大了，讀「宋史紀事本末」見有這麼一段記載：「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

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絨之義，無一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絨奉國節度使，諡忠勇。」我纔恍然於父親尊敬他的原因；而我之遇有被人稱道的「人」與「事」必定從詳訪問不肯使有價值的史料付諸湮滅的習慣，也就是從這段故事養成的。

我終覺有些疑惑，爲什麼「殺妾饗士」的張中丞（巡），有唐朝的古文大家韓昌黎爲他作傳後敘，而「十萬人同心死義」的閻典史（應元），也有締造中華民國的革命先進替他宣傳；惟獨這拒守邕州「縱火自焚」的蘇忠勇公，和當時在城裏「義不從賊」的「五萬八千餘口」被交人屠殺的民衆，卻除了宋史和省志還有些跡象可尋外，簡直沒見過一篇頌揚他的文章呢？照理，張中丞閻典史蘇忠勇三個人，都是站在整個國家民族的岡位上與異族抵抗；又同樣的以一死增加了國史的光榮！何以到現在，人但知有張閻而不知有蘇呢？我會研究他們所以身後聲譽顯晦判然的緣故：大概因爲張在睢陽，閻在江陰，都是「交通便利」人文

蒼老」的地區，而一班「文人」「墨客」，在「以文會友」的場合裏，少不了要找到這種詩詞歌賦的題材；經過一番潤色，自然就「不經而走」了！蘇忠勇，卻不幸出落在我們這「交通梗塞」「瘴雨蠻烟」的廣西（別說那時候，就是在十五年前，恐怕你在上海說起廣西兩個字，還有人認為他是廣東的一個縣份呢！何況南寧？）又有誰來替他「游揚」「潤色」？就這一點，已可想見「廣西」自秦始皇開通五嶺設為「桂林象郡」直到現在，這二千一百七十二年中，不知道湮滅了多少這種珍貴的「史料」呢？我寫這篇記，並不是想與一般「文化人」爭取作家的地位，或借此出出風頭；我不過想及身彌補過去「歷史」給「廣西」的缺憾，不使我們廣西的一切「人」與「事」，依然像從前一樣的被人漠視罷了。

「第一次收復的名城」：在南寧樂羣社，歡迎那南寧民衆第一次見到的中央撫慰大員——朱楊兩先生的筵席上，我聽到這麼一句動心的話，不禁默然在想：「哦！這「第一次收復的名城」裏，經過這場「空前浩劫」後，難道總沒有一件

值得宣揚的事蹟麼？」我受了警語的刺激和天性的驅使，我便把這次帶回家的日記本子，從頭翻閱一遍，覺得連日拉雜記載城裏的「人」與「事」雖不少，但是鄉間的卻不多；所以從十四到十八這五天，我就專做鄉村訪問的工作，直到坐車來桂林的時候，張繼良先生還在車上滔滔不斷的對我詳述粟甫良的故事呢。及至回到這裏，趁着「公餘」的時間，纔把這篇稿子整理起來。有些人批評我收集的材料太瑣碎，而描寫何大姑也嫌有些過分！是的，我並不否認我這種沒有文藝修養的作風，是不足登大雅之堂的，更何敢作「一經品題則聲價十倍」的妄想？不過，我覺得：惟其「瑣碎」，不免容易被人「忽略」；祇要她肯「死」，頌揚幾句也不為過分。何況「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已有先我言之者呢？其次，我希望「主持正義」的讀書們，別專重於「文藝」的鑑賞而能夠用冷靜的頭腦替這些人想一想，自然會找出我收集這些「瑣碎」的事實做我這篇文章的材料。

「苦心孤詣」來。

目次

題詞（李任仁）	二
序（呂一夔）	三
序（邱昌渭）	四
題詩（區文雄）	九
題詩（陳樹勳）	一〇
題詩（蔡紉秋甫）	一一
題詩（林耿凡）	一二
自序	一三
一 歸途巡禮	一九

- 二 我的家……………二一
- 三 街頭速寫……………二五
- 四 酒家樓上一席談……………二七
- 五 積極抗敵者的片鱗隻爪……………三一
- 六 消極抵抗者的血漬淚痕……………四九
- 七 我民間的第五縱隊……………五八
- 八 一幕慘痛而又趣緻的剪影……………六七
- 九 敵人入寇桂南所得到的甚麼？……………六九
- 附 還鄉卽事絕句十四首……………七一

一 歸途巡禮

爲了職務羈身，和破壞公路尙未完全修復的關係，我在敵寇退出桂南後的四十天——廿九年十二月八日，才帶着一腔快慰和辛酸，回到劫後的故鄉——南寧來。

生恐我脆弱的心靈，禁不起滿目瘡痍的刺激，那車子好像也「近鄉情更怯」似的，把兩天的行程分做四天走；挨是儘管挨，到是終歸到的。車子一到遷江，疲乏着的我，竟自然而然的慢慢興奮起來，再也不想閉目養神了！遇着山川草木人物鳥獸，我逐一仔細辨認，好似都蒙上了一塊黑紗，帶着哭喪的神氣一樣。

到了賓陽，我的情緒更覺緊張了！車子停在三岔路口，一眼就看見那馬路兩

旁的新式建築物，不全壓倒塌的也棟折椽摧似乎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兒；從前那些旅館商店墟亭住宅，現在都變了賣小食兒臨時搭蓋的場所了！人們的神色，憔悴得像是病後失調的樣兒。惟有一兩家打鐵鋪裏的匠人，他們似乎深切的了解：「要從破壞後談建設，非恢復農村生產不可！」然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左一椎右一椎手不停揮的在趕造農具，好叫生產者不致束手無策。

再過去一程，就是八百年來兩度威服蠻夷的「崑崙關」了！在這兒，我們會粉碎敵寇占桂南的迷夢，我們會大顯斬鯨戮豕的好身手；這崎嶇的山徑，曾葬送成千萬扶桑三島的「皇軍」，收還了一些兒中華民族的血債！而敵酋中村正雄也就在這兒與八百年前的儂智高同垂不朽了！

越往前走，車子便穿過了荒塚似的九塘，廢墟般的八塘，以及危樓欲墜荆杞叢生的四、五、六、七、塘；過去曾以「新式墟市」「宏敞建築」誇耀全縣的牠們，現在都付與「楚人一炬，可憐焦土」了！而剛自遠地唱着「打回老家去」的

大眾歌曲歸來安居樂業的義胞，都從新在各人自家的危牆下，牽蘿補茅，搭蓋蝸居，過着過去十一個月來深山窮谷的原始生活。最使人驚駭的，便是四、五、塘至二、三、塘一帶的蓬蒿，幾乎令我不相信這一望無際的荒原，就是過去號稱水利甲於全縣，田疇僅亞於心墟的「金城沃野」！

在這崩頹的民居，荒蕪的畝畝上，雖然是盡量的看出桂南民衆的「空空清野」工作，確已說到做到；但是，他們這一年來，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奮鬥的精神，反映着因爲職務的關係，留在後方——桂林——類似共避國難的我，簡直有些「無面見江東」啊！

一一 我的家

提起回家，我着實有些胆怯、心酸、腳軟！因爲，一來，不知道我的家是否

已經變作了斷井頽垣？二來、倘若我的家已成蛇鼠之窟，可叫我怎麼住？三來、我一家人散而之四方，現在是否已有先我回來的人？四來……我簡直不敢想，祇有朝着回家的方向，慢騰騰的一步一步往前挪。

遠遠的，望見我的家還巍然存在，我不覺心裏一喜；及至走完了一條明德街，除卻天主堂的屋子還像些樣兒外，其餘未被全毀的民房，都用些破板子釘封着，間或有一兩家人已住着的，望進去，也空空洞洞的破壞不堪！我雖不是「一去千載復來歸」的丁令威，也禁不住似迷途的羔羊般，含着盈眶的熱淚，對這瓦礫叢殘的閭里，低徊憑吊啊！

巷口進去，就是我的家了！這時，我的心是不住的怦跳着，我的眼睛瞪乎不敢左右顧，我的腳軟綿綿的抬不起來。啊！從第一號至卅號，望去所有整齊些的房屋都拆毀了！鄰人一個也遇不到，而歷劫倖存的祇有周家和我的家。

到了門口，站在垃圾堆上，我簡直沒勇氣叫門！虧了伴我回來的謝先生，他

說：「你聽！樓上不是有人在說話麼？」我才如夢乍醒般的認出那是大嫂子的聲音，「大嫂開門！」的呼喚，遂衝口而出。「回來啦！」大嫂子一邊說一邊走下樓來開門接我進去。我聽了那親切熨貼的語調，再看見她那張隔別了兩年稍現蒼老的面孔，不禁悲喜交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進門，碎磚斷木，殘桌破椅，代替了當年的陳設；污穢凌亂，百孔千瘡，抹殺了往日的富麗！而從前親若家人父子的同居，連影兒也不見一個。上到二樓，所有的間格門窗，是木頭的都被拆光了！向西向南近街的牆壁，也挖通了很大大洞；剩下來的傢私什物，簡直找不出一件完整的來。我和大嫂子就在那搖籃似的破椅子上默然對坐。「我也是今天到，六弟倆前幾天從車河來，你看！咱們的家業，還成個什麼樣兒？」大嫂子這幾句話，勾起我無限的傷感和憤慨！她不再說什麼。那可愛的小黑貓，不知道什麼時候睡在我的腳邊，阿彤（我的小姪兒）告訴我：「她昨天纔回來。六弟說：到樓上看看吧！」大家站起來，順着樓

梯一層一層往上走。

碎玻璃，爛字紙，空酒瓶，舊洋鐵罐，橫七豎八的堆滿了一地；進到我的房裏，雖然門窗間格沒有破壞，可是我那二十年來什襲珍藏的經史子集數萬冊，和海內孤本千餘種，什麼二程全書，桂海文瀾集，問琴閣詩鈔，以及那雋藻寫的中堂對聯，當代名流的字畫，成化御審的紅蚨瓶，袁香亭跋贈阿遲的端硯，什麼都沒有了！這不光是我個人的損失；簡直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損失。唉！這就是神明的子孫在中國留給我的「去後思」；這就是日本軍閥成就了的「新秩序」！

堂屋的牆上，高貼着一張「皇軍」撤退時的臨別贈言——聲明，在牠那「皇軍占據南寧，已十個月矣！將離南寧，雖有多少感慨……」的字裏行間，可以想見他們「如入寶山空手而回」的沮喪，和「儉雖不得失（讀如舌）抓米」的懊悔。房裏貼着一張署名「高一」大谷美枝子「寫的「秋色西より來り蒼然として關中に滿つ」兩句詩，無疑的是他們去國悲秋思歸厭戰的供狀。此外，還拾得一幅

王秋湄先生六年前寫寄給我的一首「癡蝶」詩，以及徐植松世伯母遺作一春興八首」，這算是我家裏劫後僅存的墨寶。

三 街頭速寫

西北郊簡直成了一片焦土！而城廂內外，民房全毀的約十分之六七，破壞的約十分之三四，除公用建築物少數存在外，稍爲完整的屋子，簡直找不出一間來；這是南寧民衆「大去其國」不爲敵用的一個鐵證。彼蒼者天，像是垂憐貧苦義胞衣單衾薄似的，這一晌，天氣特別的暖；雜花叢樹，也似乎慶幸失地收復天日重光般的，盡量的點綴著回春景象，以慰藉人們痛定思痛的苦悶。中山公園一帶，吊鐘花，牽牛花，萬紫千紅，把整個南郊，妝扮得花枝招展；而有利國計民生的桐樹，也趁鬧熱似的提前五個月開着一簇簇的白花。

素稱商業中心區的興寧路，民生路，德鄰路，所有的各行市肆，尙無一家正式復業；市面上所見到的都是些小食店和水菓攤，間或有些人利用別人的空舖面擺賣一些見日用品，但是那數量少到幾乎每種不足供一家數口之需。西萬盛，是從前有名的國藥店。可是現在，你一走到興寧路口，就可以看見他那三面二丈見方的藥廚，都堆滿着貨物，你會疑心「怎麼他家沒損失」？但，你若走近一看，你必定會啞然一笑，同時，你會有不勝今昔之感；原來從前盛過參茸玉桂……等貴重藥物的架子，現在都一視同仁的每格安放着一個「沙田柚」了！

向爲古董故衣市場的西關路，那種繁榮景象，卻又出人意外，沒一家不是貨積如山利市百倍；而買東西和賣東西的人，也鎮日價在這兒川流不息的來來去去。這兒是，爛銅爛鐵爛玻璃，殘衾敗絮舊衣裳，林林總總，應有盡有，牠們的來路，都是回籍的義胞每日在垃圾堆裏掘取敵寇的棄物，拿來換取一日半飽之資，這就是劫後災黎唯一的新興事業。

市民的生活，雖然這麼艱難困苦，可是走遍了整個南寧城，找不着一個乞丐；而無門可關，有牆皆洞，治安上反毫無問題，這一點，可以說是任何地方都做不到的特徵！這就是敵人懷柔政策始終不能夠實現的一個答案。最值得欽佩的是：他們在劫後重逢「悅親戚之情話」的當兒，從沒聽見一句怨恨或懊悔的語調。不用說，當他們離開南寧的時候，早就抱定「破釜沉舟」「滅此朝食」的最大決心！現在敵人去了，他們回來尚有棲身之地，這已非他們初料所及了！還有什麼怨恨懊悔之可言？相信，他們事前既不甘受敵人的威脅利誘而為順民；事後更「破甑不顧」的泰然於家產的蕩失！有這兩個條件，已足建設復興新廣西以至於新中國而有餘了！

四 酒家樓上一席談

在這種類似大病初愈元氣未復的時與地，雖然不許可我們尚有呼朋嘯侶煮酒論詩的閒情逸趣，可是，借個機會與地方父老談談故鄉淪陷後各方面的實際情況，也未嘗不可以吐些兒十一個月來蘊鬱胸臆的鬱氣；何況我家裏的桌凳固然少，而縣政府的用具也不多，於是，羨雅酒樓，就做了我們「閒坐說玄宗」的場所。

主人是方縣長，客是林議長雷先生林先生謝先生和我。大家都是南寧人，根本用不着定席、敬酒、讓菜那一套；爲了時間的寶貴，就連照例的寒暄語也沒誰說一句。在各人告訴我些這次南寧人口物資的損失數字以及當前亟務之後，我們就轉移了談話的方向。

汪精衛會一度飛來南寧，除了在舊省府裏一塊破床板上看見用粉筆寫着幾個歡迎他的字樣外，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歡迎他的痕跡。大概他當時心裏總有些難過吧？聽說他還自己跑到偽維持會所在地漢奸大本營的心墟鄉去，胡亂抓了幾十個目不識丁的頑民來開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這就是把出賣祖國的代價；和生受

「皇軍」寵錫的先聲！

日本「皇軍」的教育水準很高？「感覺也非常靈敏，雖然南寧城裏的老百姓一個也沒有，但是，他們還恐怕半夜裏有神兵從天上降下來戕害他們的生命，所以他們晚上從不站在崗位上守衛——他們也不是完全不守衛，不過以睡覺代替站崗罷了。至於他們的睡態，當然因為他們是受過教育而與人不同的成爲圖案式；大約他們既不敢單獨而必須集體擔負守衛的責任，更就心假使各人睡熟了，一旦有警，則呼應不靈，豈不糟糕？於是，他們就異想天開的規定一個睡覺的方式——每人都脚朝裏頭朝外的擺成一朵貼地菊花；這一來，遇着事變發生，祇要有一個人用脚一踢，大家可以馬上爬起來應付。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這就是「軍國民教育」的現報。

爲了境內物資的缺乏，所以「皇軍」不能不拆屋內的門窗板壁當柴燒。可是，長悠悠的十一個月，那些門窗板壁禁得幾燒？他們遂更進一步的在桌子板凳上

頭打主意。日本人真聰明！他們見門窗板壁燒完了就完了，他們便聯想到萬一桌凳也燒完了可怎麼辦？你瞧他！把所有的桌子板凳的腿兒都鋸了半截去，這樣，既有柴火燒，又不愁沒桌凳用；何況日本人壓根兒就不慣用高桌高凳的呢——尤其是日本女人。大和民族的經濟學真是無微不至！

日本人在南寧，吃的是臺灣米、啤酒、麥片、葡萄糖、和那些罐頭食品什麼的，這類東西，別說抗戰後，就是五年前，在市面上也不常有賣呢！那末，文明國的人所需要的食品，當然要從文明國運來了；誰知，到他們措手不及的「堂堂肅肅」撤去時，都帶不去的到處扔，現在，竟變作一般人送禮的「勝利品」了！而歡送他們出城的老鼠隊，也行列整齊的被碾死在馬路上；聽說他們對待那班引狼入室的漢奸，也與這老鼠差不多，雖不直接將他們弄死，可是把他們身上的錢統統搜出來之後，就扔他們在半路掉頭不顧的去了！這就是大日本的皇恩浩蕩！這就是城狐社鼠的好下場！

五 積極抗敵者的片鱗隻爪

寫在前面的幾句廢話

這次以四十餘萬的民衆同日「大去其國」被稱爲「歷史上之奇蹟」的邕寧，大家都認爲其間可歌可泣的具體事實當必不少！可是，因爲：一、在敵寇盤踞的時候，縣境被切成數截，交通不便，消息隔絕。二、收復後爲日無多，地方當局正在救死扶傷未遑文獻。三、寶貴的史料，大都埋藏在僻遠的角落裏，不易爲走馬看花的記者們所發見。四、性情質樸，口辭笨拙的農村社會，根本就不知道有文獻這一回事，不是碰着他們高興的那一會兒，就不會向你透漏半句。所以收復南寧到現在，將近兩個月了，外邊所聽到的，祇不過離城十五里的蘇盧村那一點兒，這是多麼可惜啊！

我以十天的假期，趁着省裏和訪舊的機會，憑着流利的官、平、土、白、四種方言，徒行了四五十里的路程，候問了八九個鄉村的親友，纔得到本篇所述的零碎事實；雖然這祇片鱗隻爪，未窺全豹。但是我實諸地方黨政當局，都以為可稱榮榮大者有聲有色的卻也網羅無遺了！

其次，我要先說明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和態度：我並不希望我所記述的被人認為事實拿去鼓吹宣傳；更不希望被采作志乘的材料為他日徵文考獻之資。而被我徵詢的，又都是些讀書有限識字無多以及收拾殘燼忙個不了的田夫野老，更沒有絲毫宣傳作用和文獻意識存乎其間；但是他們的話，我相信是真實的，至於將來是否被史學專家們疑為「誤信」「失實」，我卻不管。

復次，我認為這次甞寧一般被那些田夫野老稱為「義民、勇士、忠臣、烈女」的，他們所表現的，無論怎樣的石破天驚，難能可貴，我都不拿他當作「奇蹟」般來看待；我覺得：大凡一個國民捍衛自己的祖國和抵抗侵略的敵人，都有

着他自己天性的稟賦和祖宗的遺傳。我們試翻翻二十五朝的歷史和四百餘州的志乘，像這樣抗敵衛國的忠勇事實，何代蔑有？何地匪然？既非神異，亦不偶然，並無獨特，有何「奇蹟」可言？他們祇要還記得自己是神明黃帝的子孫，中華民國的人民，那他們這些忠勇的表現，義烈的行爲，都是應該的，而且是必然的。稱他們做「奇蹟」，豈僅是厚誣而已？直可當作侮辱呢！

不過，我看見生長在上海地方的阿毛有傳，抗敵在「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有歌，難道他們出落在這偏僻省份爲一般史學專家新聞記者所耳不聞目不睹夢想不到的角落裏，就不該替他們敘述敘述嗎？至於我之所聞所述，是否全屬「誤信」「失實」，自有血漬斑爛腥鮮未滅的事實擺在那裏，可以復按，用不着再來嘍叨取厭！我不過要對於那角落裏無數的阿毛，盡盡我「江湖遊乞」「隨俗應酬」的責任罷了！——這便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和態度。

頑強的八尺區和英勇抗敵的「模範四村」

過去凡是到過邕寧，做過鄉村工作或地方行政的人，大概都知道八尺區的民族性是如何的倔強頑固，和被稱爲野蠻民族或部落思想吧？他們一向都是蝸角蠻觸此疆彼界的過着獄訟、械鬥、糾紛、傾軋、的共同生活。聽到見到的人，簡直沒有一個不頭痛的。可是在這次敵閩入寇桂南，虜騎踏進八尺區的當兒，他們竟能本着那「蠻觸」「蝸角」的精神，參加整個民族的抗戰；而且比較從前更打得起勁，來得更頑強呢！這可不使過去對他們頭痛的人一變而驚奇起來了嗎？

八尺區，位在邕城的東南方，領有十三個鄉鎮，八萬多的人口，邕水橫貫其中，八尺江自廣東之欽縣南流來匯，故以爲名。區署治地在蒲津（俗稱蒲廟）鎮，爲有名的邕永公路所經。南倚大山，北臨邕水，形勢天然；故前省長馬君武博士，於此題以「邕管干城」四字。這次，敵騎寇邕，卽先分兵襲陷蒲津，奪爲

據點，其在兵要地理上之重要，可以想見。

八尺區的居民，除種水稻外，大都以製蔗糖松柴爲業，因此「長林豐草」一望無際，儼然東北的「青紗帳」一般。加以十年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民團訓練」，和前年普遍推行十二個救亡歌曲的「成人教育」竟燃燒著他們心頭之火，而把過去對待「蠻觸」之爭的敵人——同鄉——來對待這國家民族的敵人——倭寇——了！

當敵寇在龍門港登陸消息傳到的時候，他們也像別處的人民一樣，遵着政府的教訓，很迅速的把物資和婦孺搬遷到深山裏去；而壯丁卻仍然留守着。不料敵寇竟因得着欽屬匪首黃三渣黨羽的引導，乘我防軍的單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襲，首先襲取了蒲廟，殺傷了我民衆百數十人。先是，敵寇在未入桂境之前，已震於我廣西民衆的組織訓練，故首先採用恐怖政策以圖脅服。所以一到蒲廟就見人便殺。我八尺區的民衆，見了這擺在面前的深仇大恨，更不得不迫他們覺悟到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了！可是，看看自己的槍，都是土造的，而聽聽頭頂上軋軋的敵機和耳邊隆隆的排炮，着實有些氣短和心寒；所以起初對於大隊的敵兵來了，都只躲在樹林裏不敢去惹他，惟有對於那些三五成羣前來搜索糧食的，纔伏在道旁給他一個冷不防地撲殺幾個來洩洩心頭之憤罷了。

魚網炮增進了殺敵的胆量：三五成羣的敵寇損失太多了！便改用小隊來搜索和報復；而使獸兵常常失蹤的蔣村四美便首當其衝了。十二月二十三那一天，敵寇步騎三四十名，風馳電掣地殺奔前來！留守的壯丁，大半嚇得要跑；只有憤怒得像火山爆發着的青年梁世澤，排衆而前，守着柵門，緊握着抬槍的機柄，咬緊牙關，對着將要迫近的爲首敵騎，射將過去！果然，碎然一聲，敵小隊長當堂馬仰人翻，那夾輔併進的兩敵騎，也同時中了鐵沙伏鞍驚逸；而我四面伏守柵門的土槍也一齊放射，又殺倒了三四名倭寇。此時，梁世澤更棄槍握刃越牆直撲向前，想割取敵酋的首級；不料此英勇的民族鬥士，竟以過於猛勇之故，就飲彈殉

困去了！小隊獸兵，也見力難取勝，急忙奪取會屍，鼠竄而去。經此一場惡戰，我們雖然折了梁勇士一名，但是已知道敵寇並不是什麼可怕的對手，便個個摩拳擦掌以待敵寇的大隊再來！而鄰近鄉村，聞到此訊，大家也就勇氣百倍的決意聯合蔣村四美與敵來較一較高低了。果然，隔了一天，敵寇的大隊人馬來了！先把蔣村四美的西面高山佔着，安起機關大砲來重重圍困頻頻轟擊；而村中周忠周剛周遊三人，因曾任教員，受過軍訓，遂被推為指揮，當衆立下一村存與存村亡與亡的誓約，出而應戰！戰約一小時，那良俸西滌屯麻周同良利等村，也集隊五六百人，登山應援！一時，鑼聲、槍聲、喊殺聲、震動山谷；是役，戀戰歷四小時之久，斃敵四人傷六七八人馬二匹，而我亦損壯丁一人，傷良俸鄉長梁家芬及被轟倒炮台一座房屋數間而已。敵經此重創之後，本想增援再犯，因我國軍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趕到，遂配合全區壯丁，壓迫蒲廟，敵知勢難固守，因於卅日全潰。事後，聞敵會在蒲廟追悼被殞的小隊長，因見敵屍遍體鱗傷，乃虜我鄉老問是

種武器，鄉老給以「魚網炮」，敵聞言咋舌稱奇不已。——這段故事，我們攻克蒲廟的黃鶴齡師長，也曾引為談助。

頑強抵抗百折不撓的新丁烏蘭：繼蔣村四美而起與敵作長期殊死戰的，便是有名的新丁烏蘭兩村。自從蔣村四美力戰却敵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八尺之後，他們和他們都知道惟有抗戰才是生路了！「魚網炮」雖然會奏奇勳，但是終嫌牠遲鈍太甚，能守難戰，英勇的梁世澤為此犧牲，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於是，「機關槍為戰場之王」的一句話，成了他們的口頭禪，因為這理想中的殺敵法寶——機關槍太使他們豔羨了！大家便都賣牛變產去買牠。恰好正在我崑崙關的殲滅戰成功之後，敵寇遺棄的新式武器，為附近藏在山麓的民衆拾獲不少，他們便用高價去買了來，新丁村的陳高和烏蘭村的玉武麟便是其間最著稱的人物。

敵寇因崑崙關一役太丟人了！為着挽回頹勢爭還面子計，乃有偷渡永淳奇襲賓陽這一著。八尺途因道所必經而二度淪陷了！但是他們有蔣村四美數場酣戰的

經驗，和賣贖買槍的準備，於是，廣大普遍鬼哭神號的民族血戰更展開了。八尺江分劃邕寧南岸爲東西兩區，我既常進兵於東岸之浦津，而敵爲掩護南寧防我奇襲故亦恆駐重兵於八尺西岸，因此，賴村那蓮那馬等處，遂爲虜騎所盤踞。敵寇在此悠悠的七八個月間，雖用盡了他的懷柔政策，但是當地民衆，除不能走動的老弱殘廢和少數喪心病狂的漢奸順民外，卻通通加入了東岸的抗敵集團；惟有其中不幸陷在西岸地方，受着四面包圍，既不走，又不降，憑着天然優越形勢和賣牛買來的殺敵法寶（機關槍）以與敵寇周旋的便是新丁烏蘭。敵人既千方百計的懷柔不逞，又見他們在自己肘腋之下威脅難堪，不得不將獅子搏兔的猛攻開始了！由五月十八、六月十六、十八、廿九、七月十一、十二、廿一、等日，繼續更番的圍攻了新丁十二次烏蘭八次，始而機關槍繼以大砲，被攻失陷過的僅有一次。雖則新丁的男女壯丁是犧牲了二十餘名口，烏蘭也死傷了十幾人，兩村的房子是燒去了大半，他們却儘管退而復回屹然不動的支持着；而隔河的村鄰和團

隊，當他們戰鬥最苦，形勢最危，彈糧將絕的時候，也派隊偷渡應援，盡力接濟！所以也予敵寇以四十餘人的死傷，索還相當的代價。其間最英勇而被遠近傳爲佳話的便是毀家紓難的陳高和夫婦。當他正握着機關槍向敵狂射的當兒，她便去參加傳遞子彈的工作，他見她太冒險了！揮手怒斥使去，她反爲惱了起來，上前嬌嗔似的搶着握槍，他更慌了！只得聽由她在槍林彈雨中跑出跑進的不敢過問了。所以，事後便有人進以梁紅玉或樊梨花第二的綽號。以這麼勇敢的一對戰地鴛鴦，渲染這麼哀豔的一段抗敵故實，要是移在文化高深交通便利的地區，早就被編成小說或攝進鏡頭了！

全身都是膽的粟備良

大概是二十九年的二月間吧？在金城區所屬的長安鄉裏，曠出了一樁像傳奇般的趙子龍大鬧長坂坡的故實來。長安鄉位於金城區的東南，雖然距離那「龍爭

虎門」的崑崙關有四五十里路之遙，但是：虜騎的搜索，便衣隊的騷擾，長安鄉是不能避免的。長安鄉的副鄉長粟備良，平日是一個被稱爲「做事要頭不要腳」的青年。當敵兵十餘萬人盤踞在四、五、六、七、八、塘的時候，附近數十里的鄉民，他們抗敵的熱情，雖然無減於別處的民衆，但是除了協助我軍做些輸送、破壞、偵探、嚮導等工作外，都不大敢去以卵擊石；惟獨粟備良，因少年氣盛胆大好奇的原故，當那一次敵兵五百餘經過他所住的粟村時，全村留守的壯丁，通通都跑上山去了！他却拿着一桿槍，選定了一塊隱蔽而又險要的地方，向着敵隊冷不防的射去。敵隊由一個、兩個、三個、以至七八個的應聲倒了下來，還不知道槍彈是打那兒飛來的呢！及至找着了還擊的方向，那粟備良却又移到別個地點放槍了。要想散開來搜索吧，而四望深山叢莽，且又時近黃昏，終覺無從下手；況在前兩天，我軍大隊亦曾移駐此地，敵寇更不容易判斷虛實。只得自認晦氣，白送了幾條狗命，飛也似的跑了過去。粟備良憤了殺敵的夙願，潛伏着待到夜

裏，才悄悄的跑到自己的山上人淘裏來。當時村中也有幾個胆子大些的人，老遠的躡着粟備良的背影兒，看了這般情形，都把伸了出來的舌頭幾乎縮不進去。後來，此事爲四十八軍所聞，便要他去當中尉副官，所有半年來在八、九、六、七、塘間的黑夜摸營劫寨，他幾乎無役不從，但是他偏邀天之幸，帶去的武裝同志都已犧牲過半，而他現在還是笑嘻嘻的活躍在人間世呢！

幸運兒獨被稱揚的蘇盧村

大凡到過南寧的人，總不會不認識橫塘蘇盧這個迷人的村名吧？牠那特殊的風俗是：男子在家裏燒茶煮飯抱孩子，和飲酒賭錢抽大煙；而女子呢！却要負耕田種地做家計——尤其是她們專營獨佔的挑糞賣米揀垃圾的工作。你在南寧，一年三百六十天，無間晴雨，每值晨光曦微的當兒，你會見着百十成羣，青衣一色，楚腰纖細的瘦好女郎，唱着情曲襲進城來；她們雖然挑着的商品原料會使你

掩鼻而過。可是，她們那殍人腸斷的臉波，和那響遏行雲的歌喉，却又會使你不
知不覺的與他們駐足攀談幾句進而同入鮑魚之肆啊！那麼，又有誰會料到這樣驚
天動地的事業，竟出在這個溫柔鄉女兒國裏呢？

事實是這樣，當敵寇迫近南寧的那幾天，城裏唯一的漢奸鉅頭田次廉，借著
紅十字會的名義做烟幕，吸引了六七萬走頭無路的市民住在大塘。而敵人呢，看
見城裏和附郭的人都跑光了，只有這大塘的幾萬民衆，可以做他們政治進攻的對
象，也就趕急的假意給予他們以安全的保障；這蘇盧是與大塘雞鳴犬吠聲相聞的
鄰村，所以，村中的父老，有此依賴，也就大半消失了一切消極積極的抗敵意志
了！只是村中的青年男子，雖然終日飲酒賭錢的享受在溫柔鄉內，但在這幾年民
族抗戰的怒潮裏，他們只要受過些教育，這個火山口是不容易熄滅下去的。當我
軍背進的時候，在附近的武庫裏，會留下了多少的手榴彈，這羣淘氣的孩子們，
既然準備一拚！知道在老頭子手上拿槍出來是不容易的，只有這些手榴彈倒可以

借來使使，便七手八腳的去把牠們搬了回來。內中有一個青年叫做蘇伯虎，因為他是中學畢業生，且進過地方自治訓練所，受了六個月的軍訓，便被推作領袖了。當那獸兵三三五五前來搜索糧食父老們正要忍辱迎迓的時候，他們便振臂一呼手榴彈一齊擲去！敵兵猝不及防，也就送了一條狗命狼狽逃去；他們當然追了出來，但是無槍在手，終難有所弋獲。他們知道這一來是不能了局的，就也一不做二不休的認真幹起來！便大家定議：埋伏在甕武道上，襲劫敵人出入大塘懷柔順民的車子，以便奪取多少銀錢和幾枝步槍來使用；不料敵軍回頭的時候，並無他們的目的物在內，又以投手拙劣竟然只撲了一個空！而翌日敵寇大隊問罪之師也就開來了！全村老小，此時只得一跑，任那留在村中的房屋，為敵人洩憤的對象而付之一炬了。後來，四十八軍知道這回事兒，也就委用蘇伯虎去做游擊隊大隊長，命他們去破壞大塘的澆好工作，他們居然把田次廉李清甫兩鉅頭拿倒了；但是因為私下敲竹槓的關係，他現在還坐在牢裏呢？

不忍付諸湮滅的英勇資料拾零

除了前述的幾件較詳的事實外，其餘如：大同鄉壯丁隊的劫奪敵寇戰馬百匹。賴村游擊隊的梁念祖等八人，渡河伏擊敵軍輜重而撲殺五人割其首級以歸。劉墟麓陽游擊隊的三度衝入劉墟，頑強巷戰。三官區慣作烟幫的廖三記的多次伏擊敵寇的零星隊伍，屢有斬獲。東南鄉著名老牌匪首黃闊的襲擊敵後。西鄉塘游擊隊的將由西鄉塘向石埠開拔之敵包圍，擊斃敵騎兵五人，步兵十餘人，奪獲敵旗二面，馬二匹，鋼帽三頂。崑寧縣方縣長德華之女公子方向學小姐，發動組織四十餘名婦女游擊隊，於二十九年四月六日，敵寇由同正竄擾潭洛時，在富四鄉附近，突擊敵軍，殲寇兵五人。葛麻嶺某婦，以手榴彈殲敵十餘人。至於壯烈犧牲的則有：廿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民團特編大隊中隊附梁國清，於敵攻大塘時，曾率隊警會同三官團隊迎頭痛擊；嗣復退守唐報太安等處，相機襲擊，節節抵抗。

甕垣既陷，乃回潭洛，扼守三江口，阻敵進攻。二十九年四月五日，敵自扶南竄同正，戰於舊莊，不幸中彈受創，醫藥罔效！飲恨逝世。二十九年一月八日，縣政務警察隊班長雷業墉，率同警士，進襲西鄉塘之敵，親冒砲火，奮勇前驅，衝入敵陣，與敵肉搏，遂作壯烈犧牲。二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縣警會同軍隊向老口之敵襲擊，素稱「神槍手」之警士張桂松，遭敵槍砲猛擊，重傷殉職。八尺區公所辦事員潘培幹，二十九年三月十日，率警堅守風門坳山頂，身中三槍，當卽成仁。八尺區賴村的游擊隊梁達恭、梁達鵬、梁達能、梁達禎等，當敵寇二十八年十二月上旬竄擾八尺區時，與敵抗戰受傷，破虜不屈，爲日寇用刺刀刺死。金城區九塘鄉游擊隊兵李子達，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敵寇進犯九塘時，值哨於鄉屬之新合村六龍山，遇敵大隊掩至，毫無畏怯，向敵射擊，阻其前進，敵以機槍密集掃射，李屹立不退，左右兩足，均被重傷，死於崗位。金城區五塘鄉凌慕村村長王有能，當敵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底，竄至五塘鄉一帶時，適有病，其家人欲界之行，

堅不允走，潛置利刃於身，思手刺敵人；當敵入其臥內時，彼突躍起撲之，詎病久身虛，不能支持，遂爲敵所乘，執出斬首，臨刑猶罵賊不置。潭洛區楊美鎮仁勇街紳士梁作賓，於去年四月卅日，敵寇竄擾楊美鎮時，被拉至朱村，訊問我方軍情，及迫其歸順；梁堅不吐實，並不甘作漢奸，供敵利用，當面斥之，遂被解至村邊，以槍尾刀刺其胸部，猶痛罵倭賊不止，寇兵憤而斬其首，遂殉難焉。同時，該鎮中山街工人楊七朱三，均因與敵抗爭，楊則被敵人圍困擊斃；朱則憤敵兇橫，不爲帶路，且擬奪槍殺敵，爲敵發覺追捕，朱恐被執受辱，乃投江自殺。遷龍區潭白鄉副鄉長黃其清，於二十九年三月下旬，敵由扶南吳墟唐報向綏滌上思等處工作大包圍式之竄擾時，親友咸勸其暫避，黃喟然歎曰：「吾等身受國恩，自當臨難不苟，詎能以一走了之乎？」遂力勸各村民衆勿作順民；事爲漢奸偽組織副會長羅文經偵知，報敵拘捕，黃拒以土八駁槍不應，拋手榴彈亦不發，身中八槍而死。遷龍區蘇彝鎮街長韋亮山，當敵三月末竄抵蘇墟時，有漢奸蘇

某，勸其看風轉舵，以全家室，韋伴應之，授意本街民衆，盡行疏散，羣小以韋洩其謀，恨之入骨，而韋不知也，迨韋將其家小移至潭洛後，向縣府自告奮勇，請命轉入蘇墟，忠告羣小，勸其反正，乃於五月六日爲寇捕殺，從容就義。三官區公所警長陸少松，當敵初犯防城時，奉令協同區鄉辦事員，督率民工約千人加強破壞南康支路，不意被敵由大寺趨康德，疾侵南間，陸率警掩護民工退却，極力拒敵，殫絕身殉，爲甯寧抗敵犧牲之第一人。等等，僅就我所聞的，已覺「指不勝屈」，「更僕難數」了！只因我滯留家鄉的爲日無多，而訪問的機會也有限，或則語焉不詳，或竟明珠見遺；要想這樣轟轟烈烈的民族精神，蓬蓬勃勃的國民志氣，不至付諸湮滅而留爲子孫萬世謳歌憑吊之資，却不能不期諸繼我而起的海內負有歷史文化責任的先生們了！

六 消極抵抗者的血漬淚痕

邕寧民衆積極抗敵的事實，既如上述，而消極抵抗的，則四十六萬餘衆的縣民，直居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們只要回想當日「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的悲壯情景，和那十一個月中雖「風餐露宿」「死亡相繼」而「義無反顧」「奮不顧身」的堅決意志，已夠充分認識他們的精神了！更何須再來個別描寫浪費筆墨呢？雖然，「一滴不嘗，終無由知大海之味，」「大量觀察」與「具體測驗」大概都是研究「社會現象」者所必由的途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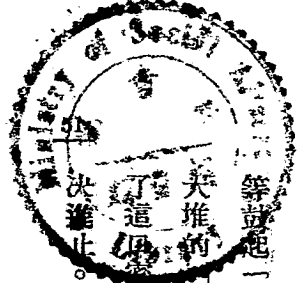
罵敵死難的癡秀才：羅幹如是南寧吳村鄉風癱了半隻腿的老秀才。往時你要是他攀談起三國南宋的故事時，便會給你欣賞欣賞他那歪着嘴巴蹺起大腳來唱「鑿鼓罵曹」的藝術。這回，可給他找着出演拿手好戲的機會了！在敵寇侵入南

寧的時候，他因為風癱了，不能跋涉，只好在他的高嶺村守候着。恰巧在他家人逃走了的第二天，鬼子來了！他們是首先虜着了鄰村的一個壯丁便脅迫他帶進高嶺村來。這倔強的老秀才，見了鬼子，已是怒不可遏了！再加看見是鄰村人帶起來的，都火山的噴火口那裏還堵得住呢？他當時便使出平日「罵曹」的絕技，歪着嘴巴，戟起二指，連吃帶詈的大罵：「你帶起鬼子來做什麼！」「你帶起鬼子來做什麼？」連串不斷的來了幾十句。鬼子自然是不會有曹孟德那樣的陰鷙和涵養的，便惡狠狠的給他一棍！結果了他的性命。還恐怕他沒有死，又把他剖屍首扔進池塘去；這一來，我們這位義憤填膺的「彌衡」——風癱了的老秀才，也就完成了他「忠孝」的實踐者和「名教」的責任了。

片言決疑的老畫師：提起南寧的老畫師，他以教育為終身事業的李子亮，恐怕不止是忝列門牆的我，和到過南寧的人們認識他的大名，賞鑑過他的藝術；就是江浙一帶的藝人，曾在西湖觀摩過「嶺西多產作家個人畫展」的，沒有一個

不記憶起「李唐弼」這個名字吧？就連我們的敵人——倭奴國裏的畫伯，是最瞧不起中國現代畫的，也會把他的作品刊登過，把他的作風批評過；那麼，他在現代中國畫的地位，也可以想見了！可是，這次敵寇到邕，他並不因醜虜之曾賞識過他的繪畫而作「趙子昂」之靦然事仇。他在南寧淪陷的前夕，就偕同他那位幾十年的老伴侶——李師母，像扮演「清風亭」似的，一面盼望着他那從小撫養長而相棄的繼子張繼保；一面隨着五萬以上的逃難義胞一步一步的走向大塘去！

自然，以他這樣的「齒德俱尊」在難民營裏是處在「風從草偃」地位的。當在去年二月敵寇對我大塘義胞開始政治進攻的時候，他們嗾使漢奸劉仁風李中堅等發起「如簧之舌」說：「皇軍」是如何的保護（？）如何的有紀律（？）還擺出一大堆的「順民證」來勸義胞們登記回城。而義胞呢？正受着飢寒疫癘的壓迫，聽了這等腹劍的說話，那些比較意志薄弱的便有些動搖了！便來找這老畫師其決進止。那時李老師呢，明知道這情勢是不能以空言轉移的；而又很明瞭「無徵



不信，無信民不從」的中國社會心理，所以他硬向他們使起「苦肉計」來說：「要拚這老命進城跑一趟，觀察觀察，再來決定。」這班動搖了的義胞，自然感激不過。待他化裝進城跑轉回來的時候，却對他們說得城中仍是「修羅場」一般，他們這纔死了回城的念頭。不到半個月，大塘的義胞，就散而之四方的去了十分之九了（同時也因老奸巨猾的漢奸鉅頭田某授首之故）。他倆以年老氣衰，不能遠去，而留守到敵寇的崩潰。可是我那可憐的李師母，已因抵不過這飢寒疫癘的壓迫，先一個月就含棄李老師而奔赴重泉了！

我這次到他家裏去看他的時候，他雖然是孤獨地「鶉衣百結」寒慄在他那破屋裏，正燒着自己在垃圾堆中檢來的雜草取暖；但仍很驕傲而倔強的說：「不覺餓！」「沒有冷！」然而談起他那七十年來祖父遺留和心血積聚的書籍畫本，都已與他那患難相顧的老伴同歸於盡！他不禁也老淚闌干起來。這時，我竟想不出可以安撫他的言語，只好說：「這大概是彼蒼報施善人的定律，歷史注定畫工的

命運，和社會對待忠義的公式吧？」這麼，我和他才大家破涕爲笑！

一死明心的何大姑：真奇怪！我們這三災八難的中國，無論在那個時代，那個地方，祇要遇到一次的劫運，便有一段哀憐的趣聞，或桃色的公案；這次南寧的淪陷，也就不能例外。這樁公案的主角，便是一個綺年玉貌千嬌百媚的何大姑；而趣劇的情節，也便是她那尊翁陀螺龜——何五的悲歡離合。

大概在南寧下流社會裏鬼渾過頭專家，和住過南門大井邊的芳隣，誰都知道那座嶄新的高樓大廈，便是陀螺五的第宅；和裏面正是「銅雀春深鎖二喬」（大姑尚有一芳齡二八之妹）吧？因爲陀螺五是善迷「陀螺龜」來大殺四門致富的，所以這次敵軍入寇，他的命運也立刻像「陀螺龜」一樣鯉魚蝦公似的變換無常了。

當敵寇未至的前幾天，獸機是鎮日狂炸南寧，他們因爲借大家私，棄之可惜！且值連夜賭運亨通，財氣正旺，更不肯過信人言，遽行遠引的緣故，十一月

二十四那天——南寧淪陷那天，舉家還伏在自己家內的防空洞裏，靜待入夜幸運的來臨。（據聞前夕特區尙演劇狂賭）不料當黃昏出洞回家的當兒，舉目一望，四面八方都佈滿了癩鬚矮胖的倭奴了！這一對麗姝，入了獸兵的眼裏，那還有交臂失之的道理？於是，一呼而集的來一個「苦索綠珠園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的惡劇了！何五這時，已覺悟他那掌珠是萬無倖免之理；與其任憑羣魔的摧殘，勿寧來一套王允獻貂的故事。當時便投到敵酋藤澤的寨門來！既陳彈壓之請；並申「相攸」之意，而大姑二姑就如此斷定了她們一生的命運而共賦「佳人已屬沙吒利」了！（二姑掠於另一敵酋述者未詳其名）但是敵酋呢，却不像當年董卓那麼傻，美人雖是美人，敵人還是敵人；并不因為他倆的枕邊輕語，和何五的尊前諂笑，而便予耗子以貓口邊的自由。因此，他父女們雖則每日前呼後擁的汽車出入向這死城般的屋宇誇耀着，可是強顏承歡的生活，和精神羞惡的痛苦，實在比嘗那鐵窗風味還要加倍難過啊！何大姑，因為乃翁擁有些非義之財的原故，也在戲

院裏看過一兩齣扮演忠孝節義的戲，又從街頭聽到些「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她雖然培養了些纒縈救父」的孝思，却無「貞娥刺虎」的勇氣，因而在「忠孝孰重」「生死安適」的兩念交織中，度過了這悠悠的十一個月。

敵寇在我「大軍包圍」與「空室清野」的兩大壓力之下，不能不走向拿破崙退出莫斯科的命運了！何五的一家，這時是得着脫離虎口的機會了；而何大姑「生死安適」的問題，也到非解答不可的最後一剎那了！她爲先天稟賦監督着，羞惡心情驅使着；待到敵酋挾她渡過滔滔的甕江時，她的神志一清，就猛地躍入江中！借澄清的江水洗濯她那十一個月來的奇恥大辱，將這赤裸裸潔白的心給千秋萬世的人看了！

我寫這篇記，要算這件事兒是最難落筆的了！既恐怕被持論苛刻的讀者罵我爲她辯護；又恐怕因措辭不慎而冤抑了貞魂。正在取舍論斷未決的當兒，忽聽得謝謁愚先生高吟着他那兩句「莫將刺虎期嬰宛，一死明心自古難」詠她的詩，纔

毅然的上文寫了出來！并借他這兩句詩作我對她的論斷。

投犂豪難的劉夫人：這次南寧民衆對於「全面抗戰」的認識，實在太普遍了！提起「日本鬼」三個字，沒誰不是切齒痛恨的；就連婦人孺子，也知道以糧物資敵是一件最可恥的事兒。縣黨部劉書記長的夫人，就是一個例子。當敵寇騷擾沙井鄉的消息給她知道的時候，她四圍一看，糧食傢具都已事前搬走，沒什麼是足以資敵的了！她正想出門去躲避的當兒，猛可的見門背後尙斜倚着一柄犂頭，她想：「這是鐵的，可別叫敵人得到手，又拿來改造槍炮打中國！」她于是扛起犂頭往外跑，一心想把牠扔下池塘去；誰知，一個獸兵已經走到她的身後，用一根大木棒冷不防的向她腦袋上狠命一擊！竟將她擊得暈倒在地；更向她使勁踢幾腳，似乎想把南寧人給他們受的悶氣都在她一個人身上發洩是的！直到當她死了，纔悻悻的走開。村鄰回來了，好容易纔把她救醒！這，我想不僅是她一個人，就是任何一個南寧人以至於中國人，都不輕易答應勾銷這筆賬吧？

聽爲順民的陳二孀：女僕陳二孀，她在我家裏服役十五年了！人是非常蕙直的（因爲不願意我們下樓關門開門受累，她時常反鎖着大門出去買東西），字却一個也不認識；她很忠實，有時候我們一家人都到田陽去了，就留她一個人在南寧看家，她是從沒失過職的。這次，各人都事前走了，她因爲陪我妹妹在醫院裏分娩，而又捨不得一家的東西，所以直到敵人進城後十多天，她們纔離開南寧走到鄉間去。她在我前半個月回來，她一見了我，除了惋惜傢具的喪失外，還說了下面這麼一段話：「我那天和九小姐（我的妹妹）出城沒多遠，行李就被日本強盜搶去，我倆也分散了！我祇好帶着阿妹（她的十歲女兒）跟着人家向心墟方面走！一心想到桂林去找您，又苦於認不得路。我和阿妹，白天抄着小路走，晚上睡在樹林裏，忍飢受凍的好容易去到了大塘。那種苦楚，真是一言難盡！在那兒，有人勸我快些登記做順民，就可以仍舊回來南寧住了；我說：「別說中國沒有亡，即使中國亡了，我也不做强盜的順民，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你爲什麼不

讓我做中國人而要我當日本鬼？」大小姐！您說對不對？後來，我因為看不上那些順民的神氣，我又離開了大塘，走到靈山邊界的一個鄉村去。這時候，我的難民證已領不到伙食了！我迫得把阿妹說給一家人家做小媳婦兒（當時此種草率婚約極爲普遍），我呢！有的是力氣，我便替人家種田，每天博兩斤米度日，我就這樣渾過了十一個月。大小姐！我真料不到這麼快就能夠和您見面啊！」她這一段話，太感動人了！誰相信時常把我們關在屋裏反鎖着大門出去帶着三分傻氣的她，會有這麼正確誠摯的國家民族觀念呢？

七 我民間的第五縱隊

我們談到「第五縱隊」這個名詞，一般「數典忘祖」的人們，便像在電影裏見了魔手似的莫明其妙而戰慄起來！其實，在我國歷史中，如：張騫使烏孫，斷

匈奴左臂；班超使西域，臣屬五十餘國；唐太宗離間東西突厥，使頡利可汗入朝等等，他的成就，較之今日爲舉世震駭的希特勒哈米希等，何止千百倍蓰？即以民間的活動來協助軍國而發生軍事政治上重大影響的如：鄒弦高之犒軍備敵；燭之武之縋城却師；以及明末四公子之揮闔縱橫於東南諸將間，使他們抗清扶明等，較之敵寇的「黑龍會」頭山滿手下諸魔，亦覺未遑多讓！不過，他們的或成或敗，或顯或晦，多半因著國運的隆替或軍事的進退而有所分別罷了。

這次桂南的戰役，我民衆之起而協助國軍，除嚮導，破路，運輸，間諜，等等……之廣大普遍事實，已如張向華將軍所報告者外，其間有起而從事「第五縱隊」工作，以破壞敵寇陣線，粉碎敵寇陰謀者亦自不乏人；現在僅就所聞，舉其一二較爲有聲有色者，以實本篇篇幅吧！

雷鼠池千里飛神腿：這次敵寇之敢於冒險奇襲南寧，誰都知道是被他利用欽屬黃三渣匪幫作嚮導所致。所以，我方爲「亡羊補牢」計，設法轉移三渣匪幫使

不再「爲虎作倀」，實較任何軍路爲急。但是，這一羣民族意識尙屬模糊的江洋大盜，要想運動他們回轉過來，「人選」是頗成問題的。在南寧淪陷的前夕，我軍事當局正在焦慮著這問題的時候，而被稱爲「南寧的夷門侯生」的雷鯤池，便適當其選了！

這位「南寧的夷門侯生」，他的歷史太冗長了！我這裏不便替他介紹，只有用吳梅村那「好將輕俠藏亡命，恥把文章謁貴游」兩句詩，大約可以概括他的生平吧？他天生就兩條風馳電掣的神腿，和三寸波譎雲詭的辯舌，要是沒有看見他那鬚然的鬚眉，恐怕你會當他是個少壯軍人或政客呢？你若同他走路而又想不落伍的話，便非先行預備腳踏車不可；若是你和他攀談到一個問題而使他的話匣子開了，你又怕誤了你與別人會約的時間，那你儘可以悄悄的離開他，把你的事體辦完了再回來，仍然在你先前的坐位上坐着，他却像沒有發見你去而復回般的「滔滔」着，這是多麼可驚的「健步如飛」和「旁若無人」啊！

在前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他正在他的家鄉津頭村，集合村民討論緊急疏散究應「個別」或「集體」行動的問題時，他的「第五縱隊」工作便開始了！原因是：他和他的堂弟雷賓南（今西大校長）說過了「黃三渣匪幫是可以利用政治手腕解決的」一句話，於是，雷校長就截住了他在村民大會上的「滔滔」而拉他到韋雲淞將軍那裏去「滔滔」了！韋將軍自然是採納他的主張，并給他一個「非君莫屬」的使命；他自然也不會有那「今老矣！無能爲也已！」的謙辭而銜命回到他的津頭村來。那時已是半夜十二點鐘了！四面一望，却使他感到「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的真實境界；家人和村人，是一個個都跑光了！此刻，他不免也有些徬徨起來：要想去追蹤他的家人吧，新負着「第五縱隊」的使命怎麼辦？要想一人留着吧，像這麼大的年齡而且一身之外無長物又怎麼活下去呢？經過片刻的躊躇，那國家民族的意識，和他那「重然諾」的習慣，終於把他的游移壓伏了；便斷然的舍棄他的家人而向臨時擇定了可以進行工作的地點——蘇盧來。

自然，他仗着四十年「鷄鳴狗盜之出其門」的大好憑藉，不幾天，綫索便給他打通了！會做過無役不從的「革命專家」，和見者有份的「無兵司令」之黃魯德，便是爲他奔走最力的一個。不料在此事醞釀將熟的時候，蘇盧村却因那羣淘氣孩子劫奪鬼子的車而被大隊敵寇焚毀了！而上司頒發的委狀，在名義上又不甚合這羣綠林豪傑的口味，於是，事也擱淺了！工作地點也不能活動了！他只得暫且跑到田陽去，再找其他的同志想辦法。待到第二次的綫索弄成功，名義的問題也解決時，他便喜歡不過的再發動他那風馳電掣的神腿，由田陽連夜跑回邕寧的富四來；全程五百六十里，他只以三天半的時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到富四不久，那羣綠林，也就帶了一千零八十桿槍，投回祖國的懷抱來。

我們在南寧龍州淪陷之初，常聽到許許多多的偽軍爲敵前驅的消息，但從峴崙克復之役，賓上蹶敵之役，以至最後敵寇之宵遁，竟連一個偽軍的影子也不見；大家莫明其妙的亂猜着。我這回聽到我們這位「夷門侯生」的事蹟，才恍然

於所以「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原故呢！

劉德昌半夜取人頭；沒有劉豫張邦昌張弘範吳三桂洪承疇則宋明不會覆滅；沒有佛蘭哥康拉德漢倫則納粹的魔手不能伸到西班牙去，捷克更不會不戰而亡。所以，「內奸」不僅為亡國破家的因素，抑示召致禍亂的媒孽，真是「自古已然，於今為烈」啊！

我在五六歲的時候，便從戲劇裏得到「忠」「奸」二字很深刻的印像了！我記得先母在日，凡遇親友邀她去看戲，她總是懶洋洋的藉詞推却；但，若聽到「走吧！今天殺奸臣！」這兩句話，她便又立刻站起來，帶着我去看。始初我問她：「那個是奸臣？」她說：「花臉的是奸臣。」等我看到「斬黃袍」的趙匡胤鄭子明，她又向我解釋：「花紋多的是奸臣。」及至看到「蘆花蕩」的張桓侯，她又教我分析：臉上白底細紋的纔是奸臣。」直到看了幾回「捉放曹」「法門寺」……我才真正會辨別「忠」「奸」呢！可是，奸臣儘管是奸臣，結局還是奸臣得到勝

利的多，認真殺奸臣的戲，却一齣也沒見過；我與母親就時常爲此由劇場「敗興而歸」！

後來大了，在街上常聽到唱：「毛延壽你這賣國的好賊」兩這句戲，見那唱的人，必定戟指切齒的表情着；而旁聽的人，也多隨着他的表情像是正被催眠似的戟指切齒着；我呢，雖然是個女孩子不方便效尤他們的舉動，可是，上下齒顎也自然而然的咬緊過來！然而，聽到結句：「我今日爲國家一死……」又免不了。

這次我回到南寧，纔當真聽見殺奸臣了！他們和她們，劫後重逢，總是眉飛色舞的談：「學生軍帳前縛會首，小鄉長半夜取人頭，」的故事；我仔細查問，才知道前者是學生軍在心墟劫取田次廉，後者是劉德昌在沙井劫殺雷贊臣。這兩件事，我故意向他們質問：「殺了他們，你們爲何這麼高興呢？」都是答：「殺漢奸爲何不高興？」及再追問：「他們怎樣好法？」也不過說：「他不走」

「做紅十字……」以下就語意含糊了！我心裏總有些不安。直到見了我的李老師，（因為他是個極公正忠厚的人並且在心墟常見着田次廉）他的答復第一句便是：「死有餘辜！」我再問：「何以見得？」而再答的是：「他說；「十八省去了十六省尙復何望」還不死有餘辜嗎？」此時，我纔明白了這回桂南民衆的心理，不一定直接行動危害國家的纔算漢奸，就是心志動搖的，行動游移的，都當作漢奸看待了！這是國民堅強意志的表現；抗戰澈底的特徵；我們可別像法官一樣的抬出什麼「罪刑法定主義啦」「積極證據啦」的追問下去啊！

這次南寧淪陷，比鈔秘人知道而傳說的漢奸，除田次廉一個算是有些名氣外，其餘如牙科醫生甘植鳴，剃頭匠楊福記，以至潘道士等等，都是「聲名不出里巷」的人物。而他們的積極行爲，據說也不過賣賣順民證或乘機做些賣買而已，若以之比洪承疇佛郎哥等，何止望塵莫及！？即以比諸最近爲虎作倀的劉仁風李中堅諸逆（均非桂籍），亦覺擬不於倫，所以，敵寇潰退竟把另一羣被我們認

作漢奸的人拋在半路呢！不過，國民心理既然如此，他們也只好像鷄犬飛昇似的都坐上了漢奸國賊的寶座，做着戲台上黑花臉，而被觀眾恨煞了！劉德昌的「半夜取人頭」之被廣大羣衆稱述，大概也可作如是觀吧？

據說，在廿九年一月，敵寇進踞沙井後，鄉長劉德昌，便帶着關防檔案走往富四去！在他與一般人見面的時候，他們對他無意中說了這麼一句話：「爲什麼你鄉裏有漢奸？」他一聞此言，怒火中燒，當時就不做聲的走開，獨自一個人連夜跑回沙井去；這時已是半夜三更了！他摸進了柵門，找着了那些漢奸的住處，便把他們一古腦兒都殺了！將首級一一割了下來，帶轉富四去！所以有「半夜取人頭」這麼一段佳話；但是，官書所載，卻與此不無出入。

據悉，縣府爲他這件事，曾向省府上了這麼一個條陳：「沙井鄉鄉長劉德昌自奉本府委任後對於該鄉抗戰工作異常努力日前曾於深夜率領游擊隊撲入沙井墟內當場捕獲偽維持會正副主席周景武李二及助理馮二等漢奸三名（均于四日奉區

團指令在潭洛執行槍決。本月二日復於深夜二時再度率領游擊隊至樂仁村圍捕偽組織亦當場拿獲偽紅十字會會長李福心雷贊臣二人及嫌疑犯五人現已解送府除另案呈報外謹先報核并請予以嘉獎以資激勵。省府據報後，當即通令全省，予以提升二級的獎序；而一般像我一樣愛看殺奸臣捉花臉的人，聽到了這件事實，便像編劍俠小說似的，安上一個章回體的題目來做談助了。可是，我總覺得這一齣戲不夠熱鬧，不夠痛快！因為這些「人頭」，還不算白底細紋的大花臉，難償我的夙願；那麼，我日夜盼望中熱鬧而又痛快那一齣殺大花臉的戲，幾時才公演呢？

八 一幕慘痛而又趣緻的剪影

南寧民衆這次的「大去其國」，大半是走向深山窮谷裏，所以，衰老些的都

已委填溝壑（據開死亡人數在二萬以上）；少壯些的亦多身染疫癘，元氣大傷，就中以患瘡疾的爲最多。因之，「衛生事務所」和「紅卍字會」等施診機關，莫不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而「奎寧」這一味藥，遂成爲義民的恩物與坊間的奇貨了。

據卍字會某醫生談：常發見就醫義民，已經服足重量的「奎寧」，而病仍未痊愈，起初深以爲異；後來據人報告，市上藥攤常有買賣「奎寧」的事件發現——每粒購價約四五角，售賣者多屬病容的人們！他們便有些懷疑是義民之所爲了。於是，急速改變辦法，對義民施診施藥的時候，要病人在看病的地方，當堂服藥，不另交藥給他帶回去。

但是，醫生的防藥方法雖然進步，而可憐的義民，他們騙藥的手段也隨之進步。他們的作風，便是在接受醫生親手遞給藥丸時，以手心承着，雖則宛然掌上明珠似的，照耀着醫生的眼簾，但在將手往口上送去的一刹那間，便使出變戲法

的手勢，把口唇張開故作吞吃的樣兒，隨即將手放下，插入衣袋，揚長而去；其實，在他手掌到口的當兒，五指一合，那顆藥丸仍夾緊在掌心裏，一點兒也沒有移動着，而口唇的一張一噏，不過是嚇下一口饑涎罷了！

後來，醫生看見那些服了「奎寧」分量的病人的病狀，和街頭買賣「奎寧」的情形，都依然如故，纔知道他們防範的技術和監視的能力還是不夠！現在，不得不再進一步，要實行「餓」的最後手段了！

唉！這樣忍着瘦癯的痛苦，冒着生命的危險，來驅取這四五角錢代價的慘痛趣劇，與其說是反映民德的墮落，勿寧說是困乏飢寒已達到最高峯了啊！

九 敵人入寇桂南所得到的是甚麼

敵人這次入寇桂南，陷我南寧之後，本想找個機會運用政治手腕，和實施懷

柔政策，來麻醉我南寧的民衆。我們回來後，還在敵軍占住過的民房裏，發見許多多牆壁上留題：什麼「驅逐白種人」啦，「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啦，「求中國人諒解我們這一次的行動」啦，以及「憂懷中國的前途」啦，……肉麻的文字，和現在許多順民村的小孩子都受過了「皇軍」用糖菓銀錢來引誘他們唱歌的行爲，便可以想見他們的手段是如何的陰險和普遍了！

但是現在的事實，敵軍在南寧十一個月，竟找不着一個多讀幾本書的人來加入偽維持會；更找不出一個頭腦稍爲清楚可供驅使的人來做偽縣長。他們雖然儘管貼着「建設新廣西」(?)的標語，和把難民營的心虛叫做「新省會」(?)；結果，却不懂「省」的偽組織沒有實現，竟連「縣」的偽組織和偽「縣長」，求其如「曇花一現」而不可得。那些少順民村的偽維持會雖然像是實現了！但，仍然多數是「明助曹操暗保劉備」似的，在敷衍着。所以，敵寇一點也不敢相信他們；甚至白天帶他們那些順民(?)進城做工，晚上就把他們一古腦兒趕回去，一個

也不留在城裏住。

他們在南寧，懷柔政策既難實施，民衆又一個也抓不住，而一切吃的用的更要自己從老遠的地方運到南寧來；這是如何反映着敵寇的「失敗」「苦悶」「無辦法」，和我民衆韌性的倔強，消極抵抗的壓力之偉大啊！我真忍不住要問一句：敵人入寇桂南所得到的的是甚麼？

附 還鄉卽事絕句十四首

兩年羈旅此還鄉，寇去終嫌恨未償。親舊相逢惟強笑，關心不敢問存亡。
繁華事散惱蒿萊，里巷叢殘瓦礫堆。可奈琴書遭劫火，狸奴戀主尙歸來。
詞客身爲父母官，經年宵旰恤饑寒；不須更進甘棠頌，空室從亡自古難。
能使胡兒望影逃，民間亦自有英豪；功成一笑頭顱在，未負平蠻舊寶刀。

填海精禽恨豈無，悔從嚴命墜倭奴。而今嗚咽邕江水，月夜魂歸何大姑。
劫餘晤對思何如，淚眼相着眉不舒；問到委填溝壑處，吞聲西向望心墟。
歸來誰與話寒暄，去日嵐屏記贈言。行到渡頭魂欲斷，長林豐草舊西園。
失地蒙羞瞬一年，喜看故里靖烽煙。酒家樓上情如昨，回首騷壇意惘然。
樓外嵐光依舊青，還巢紫燕影伶仃。林花亦有回春意，棖觸教人悶乍醒。
良宵坐負月當頭，環堵蕭然獨倚樓；吟望無端成一歎，悲涼景物起殷憂。
四鄰鷄犬寂無聲，窗外孤星耀啓明。附郭有田耕不得，省親誰料此虛行。
淚染吟箋愁更酸，劇憐歌哭出無端。輕描淡寫當時事，漫作梅村詩史看。
鹽日柔風暖似春，豈真天意解憐人。眼前事事堪留戀，惆悵歸期祇匝旬。
臨水梅花折一枝，無因去速怨來遲；明朝又唱陽關曲，爲底奔波不自知。

1.60 花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書字六二七號

80
45-40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著作人：聿燕章 發行人：陳劭先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桂林 百岩山 建設印刷廠印刷

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三十年三月

本書保有著作權及

5
BC
5
6/2
角

1 (38) 甲圖P
(1-5000)

31 : 50